

清华简八《邦家处位》解析

子居

<http://www.xianqin.tk/2019/03/20/712/>

中国先秦史网站 2019年3月20日

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收有《邦家处位》一篇，整理者在说明部分言：“本篇简文开篇便提出‘邦家处位’‘君臣必果以度’，然后以正反对比的方式分析不同的用人之道导致的不同后果。强调用人以‘度’的重要性，推崇贡选良人，认为‘取能有度’，则‘政是导之’，而无须求助权谋。”是整理者读篇中的“𠄎”为“贡”，所说恐不确。笔者认为，《邦家处位》篇的“𠄎”与“政”相关而且意义接近，当读为“功”而非“贡”。先秦时期，政、功往往并举，如《礼记·曲礼》：“君天下，曰天子。朝诸侯，分职、授政、任功，曰予一人。”即是其例。政事衡量的是事功，是其所负责的行政架构的整体运作效率，而非片面相信推崇贡选。因此，与“度”并及的当是“功”而非“贡”。《邦家处位》全篇所持，即是战国时期颇为著名的举贤尚功说，作者反对以虚假的风评式炒作为量度美恶的依据，全文更是与整理者注所言乡党贡士完全无关。

【宽式释文¹】

¹ “恶【而为美，不足于】用”方括号内文字原阙，为笔者据文意补入。

邦家处位，倾昃其天命，抑君臣必课以度，度君数臣。臣适瞽君，君唯聋狂，使臣犹迷。

政事逆美，宠福逆恶。与介执事，事是谋人，人用唯遇，利御必中其服。如前处，既如无察，唯睿良人能早御忧。

使人用倚典政，还纳訖政、弊政、梗政。子立代父，自定于后事。皆嫡、长罪、倒辞、反貌、称伪、抗政、眩邦、倦厌政事，均倚政。主君乃无从规下之忡忡。夫不度政者，抑劳无訾，主任百役，乃敝于亡。

有恶哉，佯造度制，僭慢而谤，受大政；有美哉，不见而没抑不由，无荐以出。民用率欲逃，求旧政。使人乃如无。

前不忘，抑后之为端。修之者微兹，毋知、毋效二忧。

人其曰：“心度未俞而进恶役者。”夫赏功，亦曰：“余无罪。”而屏。

须事之遇几，遇其毁，美恶乃出，从取资焉。上者其上，下者其下，将度以为齿，岂能怨人？其勿氏是难。

有信能巧佞，道美用恶，人而曰善；有恩宠不及，谗譎无数，其澄而不倾昃。

人而不足用，告譎，必选讐，譎道諛度，从定其答。其遇于冀进使人，未知得度之践功，乃故为美，以諛良人，良人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且为佯良人。良人如未行政功以怠，疾恶反以为政。

夫为前政者，亦其有美而为恶，恶【而为美，不足于】用，辨功

而改，有纠于前用。小民而不知利政，乃谓良人出于无度。人用必纳功、崇能、有度。既备纳功，政是导之，岂有求谋。

【释文解析】

邦冢（家）尻（處）立（位）〔一〕，𡗗（傾）吳（昃）汧（其）天命〔二〕，

整理者注：“邦家，即国家。《诗·南山有台》：“乐只君子，邦家之基。”位，指治国之位。《韩非子·奸劫弑臣》：“处位治国，则有尊主广地之实。”²“处位”传世文献又或作“居位”，《晏子春秋·内篇问下·景公问为臣之道晏子对以九节》：“称身居位，不为苟进。”即作“居位”。而目前所见凡称“处位”、“居位”的文献段落，皆不早于战国末期，可见《邦家处位》很可能也是战国末期成文的。

整理者注：“𡗗，即‘倾’字（参看徐在国、管树强：《楚帛书‘倾’字补说》，《语言科学》二〇一八年第三期），与‘昃’同义连用。吳，即‘昃’字，《说文》：“侧也。”倾昃，义为倾斜、不正。”³由整理者注可见，《邦家之政》的“倾昃”对应传世文献的“倾侧”，先秦传世文献中，“倾侧”一词仅见于《荀子》和《韩非子》，韩非是荀子弟子，因此或可推测韩非用“倾侧”一词是荀子的影响。现清华简《邦家处位》用到“倾侧”一词，应说明《邦家处位》篇的成文时间非常接近荀子所处时段，甚至《邦家处位》篇的作者与荀子有什么直接关系也是非常可能的。对于“天命”，早于《邦家处位》篇的文献有用“反

²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29页注〔一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³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29页注〔二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侧”而非“倾侧”者，如《楚辞·天问》：“天命反侧，何罚何佑？”清华简《越公其事》：“今我道路修险，天命反侧。”倾有覆义，《墨子》、《左传》、《荀子》中“倾覆”一词皆习见，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：“处高而不机，持盈而不倾。”高诱注：“倾，覆也。”而覆也即反，《说文·𠂔部》：“覆，𠂔也。”《说文·𠂔部》：“𠂔，反覆也。”因此可知“倾昃”即“反侧”，“倾昃其天命”即“天命反侧”。

印(抑)君臣必果以戾 = (度〔三〕。度,)君警(速)臣 = (臣〔四〕, 臣) 𠂔 (適) 迺君 = (君〔五〕。君) 唯𠂔(狂), 吏(使)臣欲迷。政事逆𠂔(美), 寵𠂔(福)逆亞(惡)〔六〕。

整理者注：“印，读为‘抑’，连词，表承接，训‘则’，参见《古书虚字集释》第二〇九页（中华书局，二〇〇四年）。果，果决。《论语·子路》：‘言必信，行必果。’度，法度。《逸周书·度训》‘天生民而制其度’，陈逢衡云：‘度者，自然之矩矱，而圣人裁成之。’《大戴礼记·少闲》：‘昔尧取人以状，舜取人以色，禹取人以言，汤取人以声，文王取人以度。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。’”⁴“抑”当为因果连词，训为因此。“果”当读为“课”，训为核查，《管子·明法解》：“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实，以官任其身而课其功。”《韩非子·定法》：“术者，因任而授官，循名而责实，操杀生之柄，课群臣之能者也，此人主之所执也。”《韩非子·八经》：“有道之主，听言督其用，课其功，功课而赏罚生焉，故无用之辩不留朝。”《韩非子·难

⁴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29页注〔三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三》：“论之于任，试之于事，课之于功。”皆可证。

整理者注：“警，《说文》‘速’字古文，‘从敕，从言’。《诗·伐木》‘既有肥羜，以速诸父’，郑笺：‘速，召也。’”⁵整理者并未解释此句的“度”，而且将“速”训为“召”则君臣间完全是单向的了。

网友哇那指出：“简1‘君[敕言]臣，臣A[讠毛]君’，‘[敕言]’疑读为‘数’”⁶所说是，“速”当读为“数”，训为计量，《周礼·地官·廩人》：“以岁之上下数邦用，以知足否，以诏谷用，以治年之凶丰。”

郑玄注：“数，犹计也。”《邦家处位》此句当与上句合为一整句，读为“抑君臣必课以度，度君数臣。”“度君”即衡量君主，“数臣”即衡量臣属，是双向关系，所以下文才有“臣适迺君，君唯聋狂”句。

《管子·任法》：“圣君任法而不任智，任数而不任说，任公而不任私，任大道而不任小物，然后身佚而天下治。”《商君书·慎法》：“夫以法相治，以数相举，誉者不能相益，警言者不能相损。民见相誉无益，相管附恶；见警言无损，习相憎不相害也。夫爱人者不阿，憎人者不害，各以其正，治之至也。臣故曰：法任而国治矣。”虽然作为名词、

动词用法不同，但称“法”、“数”正与《邦家处位》称“度”、“速”相似。《商君书·错法》：“法无度数，而事日烦，则法立而治乱矣。”

《管子·宙合》：“规矩绳准，称量数度，品有所成，故曰人不一事。”

《管子·形势解》：“无德厚以安之，无度数以治之，则国非其国，而民无其民也”《礼记·乐记》：“是故先王本之情性，稽之度数。”更可

⁵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29页注〔四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⁶ 简帛论坛，《清华八〈邦家处位〉初读》帖25楼：<http://www.bsm.org.cn/bbs/read.php?tid=4377&page=3>，2018年11月29日。

见“度”、“数”并称之例。

整理者注：“𠄎，从止从帝省，疑为‘适’字异体，《说文》：‘之也。’《左传》昭公十五年‘民知所适，事无不济’，杜注：‘适，归也。’”⁷整理者训“适”为“归”则全句明显不通，笔者认为“适”应训为“遇”，《文选·应璩〈与满公琰书〉》：“适有事务，须自经营。”《文选·曹丕〈杂诗二首〉》：“惜哉时不遇，适与飘风会。”李善注皆引何休《公羊传注》曰：“适，遇也。”

整理者注：“迕，疑为‘逆’字讹书。一说从辵毛声，读为‘覘’，《说文》：‘择也。’或作‘髦’。《玉篇·见部》：‘覘，本亦作髦。’《诗·关雎》‘左右髦之’，毛传：‘髦，择也。’《大戴礼记·卫将军文子》：‘君虽不量于臣，臣不可以不量于君。是故君择臣而使之，臣择君而事之。’逆，《说文》：‘迎也。’宠，《说文》：‘尊居也。’《国语·楚语下》‘彼将思旧怨而欲大宠’，韦注：‘大宠，令尹、司马也。’《诗·瞻彼洛矣》‘君子至止，福禄如茨’，郑笺：‘爵命为福。’宠福，指处于高位、获得爵命的官员。”⁸“迕”当读为“眊”，笔者《清华简八〈摄命〉中段解析》中已提到：“‘覘’即‘眊’，《贾谊新书·道术》：‘纤微皆审谓之察，反察为眊。’《说文·目部》：‘眊，目少精也。从目毛声。’段玉裁注：‘《孟子》：胸中不正、则眸子眊焉。赵曰：眊者、蒙蒙目不明之貌。’故不能明察即‘覘’。”⁹此“眊”当即“瞽”字的异体，《尚书大传·洪范五行传》：“王之不极，是谓不建，厥咎瞽。”郑

⁷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29页注〔五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⁸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0页注〔六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⁹ 中国先秦史网站：<http://www.xianqin.tk/2019/01/08/698/>，2019年1月8日。

玄注：“瞽与思心之咎同耳，故子骏传曰：瞽，眊。眊，乱也。”《玉篇·目部》：“瞽，目不明貌。”《文选·宋玉〈九辩〉》：“忼慨绝兮不得，中瞽乱兮迷惑。”张铣注：“瞽，昏也。”因此“适君”犹言“昏君”，“臣适适君”即“臣遇昏君”，《开元占经》卷一百二十引《洪范五行传》：“射为射妖，龙为龙孽，皆瞽乱之君所致也。”所称“瞽乱之君”即与《邦家处位》称“适君”相类。《吕氏春秋·序意》：“夫私视使目盲，私听使耳聋，私虑使心狂。三者皆私设精则智无由公，智不公，则福日衰，灾日隆。”《尉缭子·兵谈》：“夫心狂目盲耳聋，以三悖率人者难矣。”故君主不能兼听明辨即“聋”，不明是非即“狂”。俗语有反其说而用者，即北大简《周训·正月》：“不狂不聋，不能为人公。”则是道家所持君主无为而治的世俗化。“欲”读为“犹”，《经义述闻·毛诗中》“遯追來孝”条：“《文王有声》篇：‘匪棘其欲，遯追來孝。’笺曰：‘棘、急、来，勤也。此非以急成从己之欲，欲广都邑，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，进其业也。’《礼器》引《诗》作‘匪革其犹，聿追來孝。’郑注曰：‘革，急也，犹道也。聿，述也，言文王改作者非必欲急行己之道，乃述追先祖之业，来居为此孝。’引之谨案：欲、犹古字通（《周官·小行人》：‘其悖逆暴乱作慝，犹犯令者为一书。’《大戴礼·朝事》篇‘犹’作‘欲’）。”整理者言“宠福，指处于高位、获得爵命的官员”不确，“宠福”只是指高官厚爵本身，“宠福”一词，传世文献见于《易林·大畜之比》：“失其宠福，贵人有疾。”“政事逆美”的“美”就是指的良臣，“宠福逆恶”的“恶”则是指贪佞恶臣，《邦家处位》作者认为真正秉心执政的贤臣只会被政事所

吸引，奸佞恶臣才会因贪于高官厚爵而从政，所以此处言“政事逆美，宠福逆恶”。

與（舉）介執【一】事＝（事〔七〕，使）是譏（謀）人＝（人〔八〕，人）甬（用）唯遇利〔九〕，御必审（中）元（其）備（服）〔一〇〕。

整理者注：“介，《汉书·谷永传》‘左右之介’，颜注：‘绍也。’”

¹⁰ “与”当读为原字，“介”当训为助，故“与介执事”就是“与助执事”，即是指执政。

整理者注：“事，读为‘使’。谋，谋求。人，指人才。”¹¹刘信芳先生《清华藏八〈邦家处位〉章句（一）》指出：“事，原简重文，整理者读后‘事’为‘使’。按句乃连珠格，不必改读。下文‘人’字重文同例。”¹²所说是，此“事”仍当读为原字，指政事。“谋”无求义，故整理者以“谋”为“谋求”当不确，谋当训为虑、计、度，《说文·言部》：“谋，虑难曰谋。”《玉篇·言部》：“谋，谋计也。”《尚书·洪范》：“聪作谋。”蔡沈《集传》：“谋者，度也。”所以“谋人”就是前文的“度君数臣”，“事是谋人”也即“君臣必课以度”。“人用”即臣属得到进用。

整理者注：“遇，《淮南子·精神》‘故事有求之于四海之外而不能遇’，高注：‘得。’”¹³此句当在“遇”下句读，“遇”当训逢，《荀子·宥坐》：“夫遇不遇者，时也；贤不肖者，材也；君子博学深谋，

¹⁰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0页注〔七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¹¹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0页注〔八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¹² 简帛网：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3272，2018年11月23日。

¹³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0页注〔九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不遇时者多矣。由是观之，不遇世者众矣。”

整理者注：“御，《楚辞·涉江》‘腥臊并御’，王注：‘用也。’备，读为‘服’，《广雅·释诂》：‘任也。’”¹⁴此处的“御”当训为治，《诗经·大雅·思齐》：“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”郑笺：“御，治也。”整理者下文注引《国语》韦昭注也可证。

女(如)蒞(前)尻(處)既奴(若)無美(察)[一一]，唯澁(浚)
良人能故(造)御柔[一二]，

整理者注：“处，指前文的‘处位’。奴，泥母鱼部，读为日母铎部的‘若’。”¹⁵整理者读“奴”为“若”盖因为前文已读“女”为“如”，除此之外应是别无所据。笔者则认为，“奴”字明显与“如”读音更近，因此虽然《邦家处位》有“女”和“奴”两种写法，但不妨碍都读为“如”。“如前处”即象以前那样处位治政，“既如无察”就是跟没有辨察一样。

整理者注：“澁，‘濬’字异体，亦作‘浚’。《左传》襄公二十四年‘子实生我，而谓子浚我以生乎’，杜注：‘浚，取也。’良人，《国语·齐语六》‘十连为乡，乡有良人焉’，韦注：‘乡大夫也。’或读‘澁’为‘睿’，《说文》‘叡’字古文。《书·洪范》：‘思曰睿’，‘睿作圣’。叡良人，即叡人、良人，也就是圣人、贤人。《诗·桑柔》：‘维此圣人，瞻言百里’，‘维此良人，作为式谷’。故，读为‘造’，《说文》：‘就也。’御，《国语·周语上》‘百官御事’，韦注：‘治也。’

¹⁴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0页注〔一〇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¹⁵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0页注〔一一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柔，《书·舜典》‘柔远能迓’，孔传：‘安。’”¹⁶从《邦家处位》全文中，看不出“良人”是“乡大夫”级。对比清华简《子犯子余》的“良庶子”、清华简《郑武夫人规孺子》的“良臣”、清华简《耆夜》的“良士”，显然《邦家处位》中的“良人”也并不是指“乡大夫”，故当以后说为近是，但《邦家处位》的“睿良人”并非整理者注所说“即叡人、良人，也就是圣人、贤人”，而是“良人”与“君子”同义，文中指为君者，也即下文的“主君”，《诗经·秦风·小戎》：“言念君子，载寝载兴。厌厌良人，秩秩德音。”以“良人”、“君子”换称，《吕氏春秋·序意》：“朔之日，良人请问十二纪。”高诱注：“良人，君子也。”《荀子·儒效》：“唯君子为能得其所好，小人则日徼其所恶。诗曰：‘维此良人，弗求弗迪；唯彼忍心，是顾是复。民之贪乱，宁为荼毒。’此之谓也。”也以“君子”解“良人”，“睿”则是用来形容“良人”，故“睿良人”即有智慧的君子。“故”似当读为“早”¹⁷，“柔”似当读为“忧”¹⁸，御训为阻止、防止，《左传·襄公四年》：“匠庆用蒲圃之檟，季孙不御。”杜预注：“御，止也。”“早御忧”即提前防止忧患的发生。

吏（使）人甬（用）壺（倚）典政〔二二〕，還内（入）它（弛）政〔一四〕，鞫（弊）政【二】櫜（更）政（正）〔一五〕。

整理者注：“壺，即‘踦’字，读为‘倚’，《说文》：‘依也。’”

¹⁶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0页注〔一二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¹⁷ 参《古字通假会典》第727页“造与早”条，济南：齐鲁书社，1989年7月。

¹⁸ 参《古字通假会典》第713页“扰与柔”条，济南：齐鲁书社，1989年7月。

典，《国语·晋语四》‘阳人有夏、商之嗣典’，韦注：‘法也。’政，《逸周书·命训》‘震之以政’，朱右曾集训校释：‘政令。’典政，指法典政令。”¹⁹ “𡗗”读为“倚”是，但当训为邪辟，字或作畸、敲，《管子·法禁》：“卑身杂处，隐行辟倚，侧入迎远，遁上而遁民者，圣王之禁也。”王念孙《读书杂志·管子第三》：“尹注曰：‘倚，依也。自隐其行，以避所依也。卑身杂处，所以遁上。隐行避倚，所以遁民。’刘曰：‘隐，索隐行怪之隐。辟、倚，皆邪也。’念孙案：尹注甚谬，刘说‘辟倚’是也。《版法篇》曰：‘植固不动，倚邪乃恐。’倚邪即《周官》之奇衺。《枢言篇》曰：‘名正则治，名倚则乱。’《荀子·荣辱篇》曰：‘饰邪说，文奸言，为倚事。’是‘倚’为‘邪’也。‘隐行辟倚’，谓隐行其僻邪之事也。”“内”更适合读为“纳”，如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：“故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，是以免于栾、高之难。”刘信芳先生《清华藏八〈邦家处位〉章句一则》指出：“典，整理者解典为‘法’，谓典政为‘法典政令’，说不可从。《周礼·春官》有典同、典瑞。《战国策·楚策》‘我典主东地’，注：‘典，犹职。主，犹守。’”²⁰所说是，故“使人用倚典政”即“使人用邪辟主政”。

整理者注：“它，读为‘弛’。弛政，《礼记·乐记》‘庶民弛政’，郑注：‘去其紂时苛政也。’”²¹ “还”训为复，《说文·辵部》：“还，复也。”“它”当读为“訖”，《说文·言部》：“訖，沅州谓欺曰訖。”字又作“訖”，《楚辞·九章·惜往日》：“或忠信而死节兮，或訖漫而

¹⁹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0页注〔一三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²⁰ 简帛网：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3258，2018年11月24日。

²¹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0页注〔一四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不疑。”《战国策·燕策一·燕王谓苏代》：“燕王谓苏代曰：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。”“訑政”当即指以欺诈为政，《说苑·君道》：“赏罚不当，则贤人不劝，奸人不止，奸邪比周，欺上蔽主，以争爵禄，不可不慎也。”

整理者注：“**敝**，疑为‘敝’字异体，读为‘弊’。《周礼·司弓矢》‘句者谓之弊弓’，郑注：‘弊，犹恶也。’弊政，即恶政。《汉书·公孙弘传》：‘夫使邪吏行弊政，用倦令治薄民，民不可得而化，此治之所以异也。’**楛**，‘梗’字异体，读为‘更’，《说文》：‘改也。’政，读为‘正’。更正，《晏子春秋·问上》：‘臣闻问道者更正，问道者更容。’”²²“**梗**”当训病，《诗经·大雅·桑柔》：“谁生厉阶？至今为梗。”毛传：“**梗，病也。**”弊、病往往同训，如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：“今日病矣，予助苗长矣。”赵岐注：“**病，罢也。**”《战国策·西周策·秦欲攻周》：“**兵弊于周，而合天下于齐，则秦孤而不王矣。**”高诱注：“**弊，罢也。**”《吕氏春秋·行论》：“**宋公肉袒执牺，委服告病。**”高诱注：“**病，困也。**”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卷二十七：“**弊恶，上毗袂反，困也。**”《国语·晋语三》：“**以韩之病，兵甲尽矣。**”韦昭注：“**病，败也。**”《国语·郑语》：“**公曰：周其弊乎？**”韦昭注：“**弊，败也。**”故“**弊政**”、“**梗政**”可以并称。

子立弋（代）父，自**寘**（奠）於**遼**（後）事〔一六〕，**驢**（階）啻（嫡）丈（長）〔一七〕，**臯**（罪）**遑**（卓）**詢**（辭）〔一八〕，

²²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0页注〔一五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整理者注：“寘，即‘奠’，训为‘定’。子立代父而自定后事，在儒家看来为不孝之举。《论语·学而》：‘子曰：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』’《论语·子张》：‘曾子曰：『吾闻诸夫子：孟庄子之孝也，其他可能也，其不改父之臣，与父之政，是难能也。』’”²³ “子代父立”至“政事”部分，程浩先生《清华简第八辑整理报告拾遗》读为：“子立代父，自定于后事，阶啻丈罪，卓辞反教称伪，荒政眩邦。倦压政事”²⁴句读方面明显比整理者的更为可取，笔者认为，此句当读为“子立代父，自定于后事。皆嫡、长罪、倒辞、反貌、称伪、抗政、眩邦、倦厌政事”。若略去“子代父立”至“均倚政”部分，则“使人用倚典政，还纳訛政、弊政、梗政，主君乃无从规下之虫口。”明显句意更为连贯完整，故“子代父立”至“均倚政”当为注解性质，是为了说明什么是“倚政”而插入的内容。“自定于后事”所说当是专行独断，如清华简《郑武夫人规孺子》：“昔吾先君，如邦将有大事，必再三进大夫而与之偕图。……孺子如毋知邦政，属之大夫。”因此《邦家处位》此处所说应该并非属于整理者注所谓“儒家看来为不孝之举”的问题，而是有否专权擅政的问题，关键在于“自定”。无论是“如前处，既如无察”还是“子立代父，自定于后事”都颇有某位邦君之傅在邦君新莅政不久所作教训的口吻，所以《邦家处位》篇和《邦家之政》篇的作者，都很可能是战国末期某位邦君的傅。

整理者注：“躋，即‘阶’字，到达，导致。《左传》成公十六

²³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0页注〔一六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²⁴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：

<http://www.ctwx.tsinghua.edu.cn/publish/cetrp/6842/20181117171808287933997/1542446311187.docx>,
2018年11月17日。

年：‘多怨而阶乱。’ 𡗗，读为‘嫡’。丈，定母阳部，读为端母阳部的‘长’。”²⁵ “𡗗”当读为“皆”，训为“并”，《管子·水地》：“瑕适皆见，精也。”《荀子·法行》“皆”作“并”。《太玄·密》：“密密不罅，并天功也。”范望注：“并，匹也。”故“皆嫡”犹言“匹嫡”，《左传·桓公十八年》：“辛伯谏曰：并后、匹嫡、两政、耦国，乱之本也。”《韩非子·爱臣》：“爱臣太亲，必危其身；人臣太贵，必易主位；主妾无等，必危嫡子；兄弟不服，必危社稷。”皆可见先秦时认为嫡庶不分的危害。程浩先生《清华简第八辑整理报告拾遗》已指出：“‘罪’从上读”²⁶，说当是。“长罪”即增长罪恶，《吕氏春秋·审分》：“凡官者，以治为任，以乱为罪。今乱而无责，则乱愈长矣。”《后汉书·张敏传》：“若开相容恕，着为定法者，则是故设奸萌，生长罪隙。”

整理者注：“逵，读为‘卓’，《说文》：‘高也。’ 𡗗，读为‘辞’。”²⁷ “逵”当读为“倒”，《诗经·小雅·甫田》：“倬彼甫田，岁取十千。”《经典释文·毛诗音义》：“倬，涉角反，明貌。《韩诗》作筓，音同，云：‘筓，卓也。’”《玉篇·竹部》：“筓，猪效切，捕具也，又作罩。”皆可证卓、到通假，《吕氏春秋·慎大》：“天下之学者多辩，言利辞倒，不求其实，务以相毁，以胜为故。”即以“倒”形容“辞”之例。

反𡗗（兕）𡗗（稱）𡗗（僞）〔一九〕，放（炕）政𡗗（眩）邦〔二〇〕，卷（倦）𡗗（厭）政事〔二二〕，均𡗗（踦）政室（主）〔二

²⁵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1页注〔一七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²⁶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：

<http://www.ctwx.tsinghua.edu.cn/publish/cetrp/6842/20181117171808287933997/1542446311187.docx>，

2018年11月17日。

²⁷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1页注〔一八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二), 君乃無從𡗗(規)下之蟲口〔二三〕。【三】

整理者注：“𡗗，从人，爻声，即‘兒’字异体，今作‘貌’。《说文》：‘兒，頌仪也。’郭店简《五行》有‘佼’字，‘颜色佻(容)佼(貌)，𡗗(变)也’。《书·洪范》‘五事，一曰貌’，孔疏：‘貌是容仪，举身之大名也。’反𡗗，即反貌，指与容仪相反。《论语·泰伯》：‘动容貌，斯远暴慢矣；正颜色，斯近信矣。’简文‘反貌’与‘动容貌’含义相反。称伪，称扬伪诈。”²⁸“反貌”并非整理者注所言“与容仪相反”，而是指外表虚假、伪饰、有貌无实，与前“倒辞”、后“称伪”对应，《尸子·发蒙》：“明君之立也，正其貌，庄其心，虚其视，不躁其听，不淫审分，应辞以立于廷，则隐匿疏远，虽有非焉，必不多矣。”《淮南子·齐俗训》：“乱国则不然，言与行相悖，情与貌相反，礼饰以烦，乐优以淫，崇死以害生，久丧以招行，是以风俗浊于世，而诽谤萌于朝。”“反貌”即“正其貌”的对立面，也即“情与貌相反”，因此可见“反貌”即“貌反”，是指貌不合情。“动”无“正”义，故可知整理者言“简文‘反貌’与‘动容貌’含义相反”实不确。因为儒家向来提倡文饰，因此《邦家处位》这里所反对的，正是儒家所提倡的，此点由《庄子·天地》：“谓己道人，则勃然作色；谓己谀人，则怫然作色。而终身道人也，终身谀人也，合譬饰辞聚众也，是终始本末不相坐。垂衣裳，设采色，动容貌，以媚一世，而不自谓道谀；与夫人之为徒，通是非，而不自谓众人也，愚之至也。”即不难判明，《庄子·天地》此段所指斥的，明显即《论语·泰伯》

²⁸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捌)》第131页注〔一九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所推崇者。

整理者注：“𢇛，疑是‘抗’字异体，读为‘炕’，《玉篇》：‘干极也。’《汉书·五行志中》‘君炕阳而暴虐，臣畏刑而相口’，颜注：‘凡言炕阳者，枯涸之意，谓无惠泽于下也。’ 𢇛，读为‘眩’，训为‘惑’。《荀子·正名》‘眩其辞’，杨注：‘眩惑其辞而不实。’”²⁹网友罗小虎提出：“整理报告认为[亢攴]为‘抗’字异体，读为炕。[亢攴]为‘抗’字异体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们认为可直接读为‘抗’。”³⁰所说是，此“抗”当训为抗衡、匹敌，《逸周书·文傲》：“何向非私？私维生抗，抗维生夺，夺维生乱，乱维生亡，亡维生死。”唐大沛《分编句释》：“利欲独据，故与人相抗衡，相抗则相争夺，相争夺则祸乱生，乱生则民逃亡，逃亡无所依则死而已。”故“抗政”即从政而以私利相争相抗，“抗政”近于想私行专政，故与前面各内容并及。

整理者注：“𢇛，读为‘倦’，《说文》：‘罢也。’ 𢇛，‘压’字异体，读为‘厌’。𢇛𢇛，即倦厌。或读‘卷’为‘患’《玉篇》：‘祸也。’ ‘𢇛’即‘压’，《说文》：‘坏也。’”³¹读为“倦厌”是，《墨子·尚贤中》：“古者圣王唯毋得贤人而使之，般爵以贵之，裂地以封之，终身不厌；贤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，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，终身不倦。”上博简《从政》：“敦行不倦，持善不厌，虽世不识，必或知之。”皆倦、厌并称之例。

整理者注：“𢇛，偏离。宝，即‘主’。《大戴礼记·曾子立事》

²⁹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1页注〔二〇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³⁰ 简帛论坛，《清华八〈邦家处位〉初读》帖1楼：<http://www.bsm.org.cn/bbs/read.php?tid=4377>，2018年11月18日。

³¹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1页注〔二一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‘言必有主’，王聘珍《大戴礼记解诂》：‘主，本也。’《晏子春秋·杂下十四》：‘禁者，政之本也；让者，德之主也。’³²“跼”当训为邪辟，前文已言。“主”应属下句，与“君”连读为“主君”，战国时期，“主君”之称习见，此不繁举。

整理者注：“简末有残缺。𧈧，即‘规’，指规正、管治。虫，包括人在内的动物通称，此处指众人。《大戴礼记·易本命》：‘倮之虫三百六十，而圣人为之长。’”³³所说显然颇为牵强，“下”已经是指臣属众人了，“虫□”则当是动词或形容词，无由还解释成“虫，包括人在内的动物通称，此处指众人”。笔者认为，这里的“虫□”很可能原文即是“虫虫”，《诗经·大雅·云汉》：“旱既太甚，蕴隆虫虫。”《经典释文·毛诗音义下》：“虫，直忠反，徐徒冬反。《尔雅》作‘燻’，云‘熏也’。郭又徒冬反。《韩诗》作‘炯’，音徒东反。”《说文·疒部》：“疒，动病也。”段玉裁注：“疒即疼字。《释名》曰：‘疼、旱气疼疼然烦也。’按《诗》：‘旱既太甚，蕴隆虫虫。’《韩诗》作‘郁隆炯炯’，刘成国作疼疼，皆旱热人不安之兒也。”由旱热不安貌自然可以转为形容因政事邪辟而不安貌，故“虫□”很可能原文即是“虫虫”。虫与中可通³⁴，因此《云汉》的“虫虫”当即是其他篇章习见的“忡忡”，如《诗经·召南·草虫》及《诗经·小雅·出车》皆有“未见君子，忧心忡忡。”

³²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1页注〔二二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³³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1页注〔二三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³⁴ 参《古字通假会典》第15页“虫与中”、“虫与忡”条。

夫不敝(度)政者,印(抑)歷(歷)無訛〔二四〕,室(主)賃(任)百设(役)〔二五〕,乃敝(敝)於亡〔二六〕。

整理者注：“歷，疑读为‘歷’，指任职。訛，即‘訾’字。《国语·齐语六》‘訾相其质’，韦注：‘訾，量也。’无訛，即无訾，指没有经过‘訾相其质’的考察过程。《齐语六》载，齐桓公任官实行三选制度，‘乡长退而修德进贤’、‘官长期而书伐，以告且选，选其官之贤者而复之’、‘桓公召而与之语，訾相其质，足以比成事，诚可立而授之’，‘谓之三选’。”³⁵整理者所说的“歷”字，目前可知辞例有西周金文中的“蔑曆”、清华简《越公其事》中的“董歷”、“增歷”等，陈剑先生《简谈对金文“蔑懋”问题的一些新认识》读为“懋”或“贸”，笔者《清华简七〈越公其事〉第六章解析》曾从其说，但陈剑先生文中提到“王志平（2016；据此文391页所述，同作者尚有待刊稿《“蔑曆”新解》，读下字为‘劳’”，仔细推敲的话，既然是从矛得声的字，确实不如直接读为“劳”。“勤劳”一词，典籍习见，自不待言。“增歷”读为“增劳”，理解为增加政务负担也完全可通。“蔑曆”读为“蔑劳”，即后世的慰劳，《说文·苜部》：“蔑，劳，目无精也。从苜，人劳则蔑然，从戍。”是“蔑”有“劳”义。先秦时期，劳礼习见，如《左传·桓公五年》：“郑伯使祭足劳王，且问左右。”《左传·文公十年》：“乃逆楚子，劳且听命。”《左传·僖公二十二年》：“郑文夫人非氏，姜氏，劳楚子于柯泽。”《左传·僖公二十六年》：“昔周公，大公，股肱周室，夹辅成王，成王劳之，而赐之盟曰：世

³⁵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1页注〔二四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世子孙，无相害也。”而西周金文中，至今未见可确定的“劳”字，故推测周人很可能是习惯以“曆”为“劳”，传世文献所见劳礼当皆是承自西周“蔑劳”而来。对照《邦家处位》前文，则此处的“歷无訾”是“使人用倚典政”导致的最终诸政事皆需主君亲力亲为，下文所谓“使人乃如无”，故此处的“歷”也当读为“劳”。

整理者注：“赁，读为‘任’。《周礼·掌固》‘任其万民’，郑注：‘谓以其任使之也。’**设**，读为‘役’，指职务、职事。”³⁶“任”当训为担负而非任使，《诗经·商颂·玄鸟》：“殷受命咸宜，百禄是何。”毛传：“何，任也。”孔颖达疏：“荷，任，即是担负之义。”“主任”即主君自己承担。“百役”一词，先秦文献见于《左传·襄公十三年》：“自是以来，晋之百役，与我诸戎，相继于时，以从执政，犹殽志也，岂敢离遯？”

整理者注：“**敝**，疑即‘敝’字。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一年‘女，敝族也’，杜注：‘敝，衰坏也。’《韩非子·说林》：‘邢不亡，晋不敝。’《汉书·太史公自序》：‘存亡国，继绝世，补敝起废，王道之大者也。’”³⁷由上文“主任百役”来看，此处的“敝”当训为疲敝，“于”训至，“敝于亡”即因疲敝而至衰亡。《左传·襄公九年》：“许之盟而还师，以敝楚人。”杜预注：“敝，罢也。”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：“形体不敝，精神不散，亦可以百数。”王冰注：“敝，疲敝也。”

或亞（惡）**穿**（哉）〔二七〕，**茝**（戕）**趨**（躁）**啟**（度）〔二八〕，

³⁶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1页注〔二五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³⁷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2页注〔二六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執（勢）瞽（僭）萬（列）而方（旁）受大政〔二九〕。

整理者注：“恶，指恶人。或恶哉，与后文‘或美哉’对比，陈述‘不度政’下恶人和美人的不同境遇。”³⁸《邦家处位》篇中的“或”皆当读为“有”，“有恶哉”所指即指前文“用倚典政”者。

整理者注：“壮，读为‘戕’。《左传》襄公二十八年‘陈无宇济水而戕舟发梁’，杜注：‘戕，残坏也。’**𨔵**，右半即‘早’字异体，读为‘躁’，《广雅·释诂》：‘扰也。’”³⁹“壮”可读为“佯”。“**𨔵**”字，网友罗小虎指出：“我们怀疑这个字可能是‘造’字异体。韩钟剑铭文中有个字形从金，早声，或读为造。其从早得声与本简同。在简文中或可理解为造。”⁴⁰是可读为“造”，“佯造”即假造、诈造，《汉书·李寻传》：“齐人甘忠可，诈造《天官历》、《包元太平经》十二卷。”

整理者注：“執，读为‘势’，权势。《荀子·解蔽》‘申子蔽于執而不知知’，杨注：‘其说但贤得权執，以刑法驭下。’瞽，读为‘僭’。《穀梁传》隐公五年‘始僭乐矣’，范注：‘下犯上谓之僭。’万，明母元部，读为来母月部的‘列’，行列、位次。马王堆帛书《九主》：‘并列百官之职者也。’大政，国家政务。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九年：‘吾子为鲁宗卿，而任其大政，不慎举，何以堪之？’”⁴¹“度執”当读为“度制”⁴²，度制也即制度，《淮南子·精神训》：“故纵体大肆意，而度制可以为天下仪。”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：“兴正礼乐，度制于是改，而

³⁸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2页注〔二七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³⁹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2页注〔二八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⁴⁰ 简帛论坛，《清华八〈邦家处位〉初读》帖6楼：<http://www.bsm.org.cn/bbs/read.php?tid=4377>，2018年11月19日。

⁴¹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2页注〔二九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⁴² 参《古字通假会典》第630页“势与制”条，济南：齐鲁书社，1989年7月。

民和睦，颂声兴。”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：“因载其襍祥度制，推而远之，至天地未生，窈冥不可考而原也。”即其辞例。“万”当读为“嫚”，字又作“謾”、“講”，《说文·言部》：“謾，欺也。”《说文·言部》：“講，讞也。”《左传·昭公二十年》：“所以天昏孤疾者，為暴君使也，其言僭嫚于鬼神。”“方”当读为“谤”且加句读，“僭嫚而谤”即指欺谮毁谤贤良，“受大政”即这样的人得以受命执政，也即下文的“疾恶反以为政”。

或顛（美）孳（哉），不見而沒洵（抑）不由〔三〇〕，【四】無瀆（津）以出〔三一〕，民甬（用）衡（率）欲逃〔三二〕，救（求）昭政〔三三〕。

整理者注：“洵，读为‘抑’。《淮南子·本经》‘民之灭抑天隐’高注：‘抑，没也。’由，《左传》襄公三十年‘以晋国之多虞，不能由吾子’，杜注：‘用也。’”⁴³此处的“不见”即对应前文的“瞽君”，因其昏瞽无度，所以不见贤臣，自然更不会举用，贤臣因此被埋没。

整理者注：“瀆，读为‘津’，《说文》：‘水渡也。’”⁴⁴“瀆”即“瀆”，《广雅·释诂一》：“瀆，至也。”王念孙《疏证》：“瀆，义亦与荐同。”故“瀆”可径读为“荐”，“无荐以出”即无法得到进用。

整理者注：“衡，即‘率’，大都。”⁴⁵此句中的“民”显然即指前文的“美”而非一般民众，由此可以看出，至《邦家处位》成文时，

⁴³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2页注〔三〇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⁴⁴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2页注〔三一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⁴⁵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2页注〔三二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“民”已由有职司者泛化为本应有职司者，而这就体现了“民”演变成指称现代意义上的普通民众的转化过程。这一指称泛化过程，明显与“君子”称谓的泛化是相当类似的，总体上都体现出了社会的活性化，特权的打破，以及旧日贵胄的失势。

整理者注：“救，读为‘求’。暱，从日，留声，当有‘明’义。或疑读为‘慝’，《说文》：‘说（悦）也。’”⁴⁶“暱”当读为“旧”或“昭”，“暱政”指“用倚典政”之前所行的政治举措。

吏（使）人乃奴（若）無寿（前）不忘（妄）〔三四〕，印（抑）逡（後）之爲敝（端）〔三五〕，攸（修）之者斂（微）兹（兹）母（毋）智（知）、母（毋）逡（效）二慝（尤）〔三六〕。

整理者注：“奴，读为‘若’。乃若，《墨子·兼爱中》‘乃若兼则善矣’，孙诒让间诂引王引之云：‘转语词也。’忘，读为‘妄’，妄行、乱行，《说文》：‘乱也。’《左传》哀公二十五年‘彼好专利而妄’，杜注：‘妄，不法。’敝，读为‘端’，《说文》：‘直也。’‘前’与‘后’、‘妄’与‘端’是两种人的对比，前者妄行不法，后者端直公正。”⁴⁷

“使人乃如无”当单读为一句，指有臣属可使也跟没有臣属一样，对应前文的“主任百役，乃敝於亡”。网友罗小虎指出：“忘，可读为本字，忘记。”⁴⁸刘信芳先生《清华藏八〈邦家处位〉章句（三）》指出：“端，正也，首也，始也。如历法之履端于始。‘前不忘’有如前事

⁴⁶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2页注〔三三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⁴⁷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2页注〔三四〕、〔三五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⁴⁸ 简帛论坛，《清华八〈邦家处位〉初读》帖8楼：<http://www.bsm.org.cn/bbs/read.php?tid=4377>，2018年11月20日。

不忘，失却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将无师，无法，”所说皆是，《战国策·赵策一·张孟谈既固赵宗》：“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”即此处“前不忘，抑后之为端”。

整理者注：“攸，读为‘修’。《国语·晋语五》‘晋为盟主，而不修天罚，将惧及焉’，韦注：‘修，行也。’攸，典籍多作‘微’，表否定，训‘非’。《诗·柏舟》‘微我无酒’，毛传：‘非我无酒。’懋，读为‘尤’。《诗·四月》‘废为残贼，莫知其尤’，郑笺：‘尤，过也。’”⁴⁹整理者隶定为“攸”读为“修”的字，实即“修”字，笔者《清华简七〈越公其事〉第二章解析》已提到：“中间的三笔与‘攸’字的两笔区别明显，清华简整理者在各篇字表中皆将其归于‘攸’字下不准确，当另列‘修’字条收‘修’字形。”⁵⁰“修”当训为治、学习，“微”当训为少，该句当在“兹”字下句读，读为“修之者微兹”，是作者感叹修治、学习“前不忘，抑后之为端”的人太少。“懋”当即“忧”字，“毋知、毋效二忧”即或者是不知道，或者知道了也不修习，这两种都是作者所忧虑的。

人元(其)曰：“口戾(度)未愈(愉)【五】而進〔三七〕，亞(惡)設(沒)者(諸)？”

整理者注：“句首字从心，上半有刮削痕迹。或即‘心’字，指民心。度，规则、法度。《韩非子》有《心度》篇，论述民心和法度之间的关系，主张以法度治服民心。篇首云：‘圣人之治民，度于本，

⁴⁹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2页注〔三六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⁵⁰ 中国先秦史网站：<http://www.xianqin.tk/2018/03/09/423>，2018年3月9日。

不从其欲，期于利民而已。’愈，读为‘愉’。《淮南子·本经》‘其心愉而不伪’，高注：‘愉，和也。’⁵¹所说不确。“心度”即心中的计划、谋度，《国语·晋语二》：“不能深知君之心度，弃宠求广土而窜伏焉。”即其辞例。“愈”当读为“俞”，训为安，《吕氏春秋·知分》：“古圣人不以感私伤神，俞然而以待耳。”高诱注：“俞，安。”整理者读为“没”的“没”网友罗小虎指出：“「𠄎没」应读为役。”⁵²所说是，“恶役”见清华简《汤在帝门》：“起役时顺，民备不庸，此谓美役；起役不时，大费于邦，此谓恶役。政简以成，此谓美政；政祸乱以常，民咸解体自恤，此谓恶政。”《邦家处位》此处所称“恶役者”当是泛指行恶政的人，即前文“用倚典政”者，“心度未俞而进恶役者”当读为一句。

夫堂（黨）隳（貢）亦曰：“余無辜（罪）而蒞（屏）〔三八〕，須事之禺（遇）機（機）〔三九〕，墨（遇）元（其）毀〔四〇〕，頡（美）亞（惡）乃出，從取賙（資）女（焉）〔四一〕。”

整理者注：“堂，读为‘党’。《周礼·大司徒》：‘五家为比，五比为闾，四闾为族，五族为党。’隳，读为‘贡’，荐举。《礼记·射义》：‘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。’党贡，指乡党贡士。参看马楠：《清华简〈邦家处位〉所见乡贡制度》，待刊。蒞，读为‘屏’。《荀子·强国》‘并己之私欲必以道’，杨注：‘并读曰屏，弃也。’或疑该字上半

⁵¹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2页注〔三七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⁵² 简帛论坛，《清华八〈邦家处位〉初读》帖9楼：<http://www.bsm.org.cn/bbs/read.php?tid=4377>, 2018年11月20日。

部所从为‘替’，读为‘替’。”⁵³“堂”当读为“赏”，“𦉳”当读为“功”，“堂𦉳”即“赏功”，先秦文献多见，如《管子·明法解》：“其当赏者，群臣不得辞也。其当罚者，群臣不敢避也。夫赏功诛罪，所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。”《邦家处政》此处当读为“夫赏功，亦曰：‘余无罪。’而屏。”是指贤臣见国中所行皆为恶政，因此拒绝君主的赏赐，不认可自己于此有“功”。先秦最著名的逃赏，盖即介子推故事，《左传·僖公二十四年》：“晋侯赏从亡者，介之推不言禄，禄亦弗及。推曰：‘献公之子九人，唯君在矣。惠怀无亲，外内弃之。天未绝晋，必将有主。主晋祀者，非君而谁。天实置之，而二三子以为己力，不亦诬乎？窃人之财，犹谓之盗，况贪天之功，以为己力乎？下义其罪，上赏其奸，上下相蒙，难与处矣。’其母曰：‘盍亦求之，以死谁怼。’对曰：‘尤而效之，罪又甚焉，且出怨言，不食其食。’其母曰：‘亦使知之，若何，’对曰：‘言，身之文也，身将隐，焉用文之，是求显也。’其母曰：‘能如是乎，与女偕隐，遂隐而死。’晋侯求之不获，以绵上为之田，曰：‘以志吾过，且旌善人。’”《吕氏春秋·介立》：“以贵富有人易，以贫贱有人难。今晋文公出亡，周流天下，穷矣贱矣，而介子推不去，有以有之也；反国有万乘，而介子推去之，无以有之也。能其难，不能其易，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。晋文公反国，介子推不肯受赏，自为赋诗曰：‘有龙于飞，周遍天下。五蛇从之，为之丞辅。龙反其乡，得其处所。四蛇从之，得其露雨。一蛇羞之，桥死于中野，悬书公门，而伏于山下。’文公闻之曰：‘嘻！

⁵³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3页注〔三八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此必介子推也。’避舍变服，令士庶人曰：‘有能得介子推者，爵上卿，田百万。’或遇之山中，负釜盖簦，问焉曰：‘请问介子推安在？’应之曰：‘夫介子推苟不欲见而欲隐，吾独焉知之？’遂背而行，终身不见。人心之不同，岂不甚哉？”即可见在理念不同的情况下，视赏功为赏罪的情况。

整理者注：“须，《易·归妹》‘归妹以须’，陆德明释文：‘待也。’‘禺𨾏’，‘禺’读为‘遇’，‘𨾏’读为‘机’。”⁵⁴“𨾏”当读为“几”，训为危殆，《尔雅·释诂》：“几，危也。”《说文·彡部》：“几，微也。殆也。”所以下文言“遇其毁”。

整理者注：“毁，坏。前文‘遇机’之‘机’亦包含‘毁’之‘机’。”⁵⁵这里的“毁”就是指因行恶政而导致的败敝，“美恶乃出”是说这样才能看出孰美孰恶。

整理者注：“从，《国语·吴语》‘以从逸王志’，韦注：‘顺随也。’句中指顺随时机。𨾏，从虫，资声，读为‘资’，《广雅·释诂》：‘用也。’”⁵⁶整理者言“顺随时机”盖因将前文“𨾏”读为“机”的缘故，然而投机行为明显恰是《邦家处位》作者所反对的。《邦家处位》此处实际上只是说从政事的败敝中看出孰美孰恶，因此知道谁可用谁不可用，对应于“前不忘，抑后之为端”。

𨾏（上）者元（其）𨾏（上），下者元（其）下，𨾏（將）𨾏（度）

⁵⁴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3页注〔三九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⁵⁵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3页注〔四〇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⁵⁶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3页注〔四一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【六】以爲齒〔四二〕，𪔐（豈）能冒（怨）人〔四三〕，元（其）勿氏（是）是難〔四四〕。

整理者注：“齿，次列。《左传》隐公十一年‘寡人若朝于薛，不敢与诸任齿’，杜注：‘齿，列也。’孔疏：‘然则齿是年之别名’人以年齿相次列，以爵位相次列，亦名为齿，故云齿也。”《周礼·司徒》：‘国索鬼神而祭祀，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，以正齿位：壹命齿于乡里，再命齿于父族，三命而不齿。’”⁵⁷将《庄子·天下》：“以法为分，以名为表，以参为验，以稽为决，其数一二三四是也，百官以此相齿。”《荀子·荣辱》：“循法则、度量、刑辟、图籍、不知其义，谨守其数，慎不敢损益也；父子相传，以持王公，是故三代虽亡，治法犹存，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职也。”所述与《邦家处位》此句比较，即不难看出，“上者其上，下者其下”所据者，即“以法为分，以名为表，以参为验，以稽为决”，也即“循法则、度量、刑辟、图籍”，由此亦可见《邦家处位》的成文时间，当与《庄子》、《荀子》相近。

整理者注：“读为‘怨’，《说文》：‘恚也。’《荀子·荣辱》：‘自知者不怨人，知命者不怨天。’”⁵⁸由《管子·乘马》：“爵位正而民不怨，民不怨则不乱，然后义可理。”《管子·八观》：“功多为上，禄赏为下，则积劳之臣，不务尽力；治行为上，爵列为下，则豪桀材臣，不务竭能；便辟左右，不论功能，而有爵禄，则百姓疾怨。”皆可见在度功以序位则人无怨的观点上，《邦家处位》与《管子》颇为相合。

整理者注：“氏，读为‘是’，指代以上所言。‘其勿氏（是）是

⁵⁷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3页注〔四二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⁵⁸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3页注〔四三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难’，即不要以此为难。”⁵⁹“氏”当读为原字，《白虎通·姓名》：“所以有氏者何？所以贵功德，贱伎力。或氏其官，或氏其事，闻其氏即可知，其所以勉人为善也。”《邦家处位》此处所说“其勿氏是难”就是说如果能度功序位，则自然会各尽其职，因职命氏。

或訃(信)能攷(考)倂(守)[四五]，道顛(美)甬(用)亞(惡)，人而曰善。

整理者注：“攷，即‘考’，省察。倂，疑为‘肘’字异体，读为‘守’，坚持。相近字形见于清华简《命训》第二简。”⁶⁰“信能”即确实能，程浩先生《清华简第八辑整理报告拾遗》指出：“‘考’字在楚简中用作‘巧’的情况比较多，用为‘考’的例子则比较少。”⁶¹读“攷”为巧是。整理者所说见于清华简《命训》第二简的字，笔者认为当是“宁”字，“倂”则当是“佞”字的异体，从人从宁，“宁”字或作“甬”，上部的皿形讹变为又，即成现在可见的字形。“巧佞”一词，先秦典籍中《管子》六见，《吕氏春秋》三见，《商君书》一见，可见该词的使用者以管子学派为主体，《商君书》和《吕氏春秋》当是皆受其影响所至。“道美”即称说是贤良，“用恶”则实际上进用的却是谗恶之人，这里是说善于巧佞的人会把谗恶的人说成贤良，借风评造势来擢引同党。

⁵⁹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3页注〔四四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⁶⁰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3页注〔四五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⁶¹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：

<http://www.ctwx.tsinghua.edu.cn/publish/cetrp/6842/20181117171808287933997/1542446311187.docx>，

2018年11月17日。

或忍（恩）覩（寵）不遜（襲）〔四六〕，誦託無甯（扇）〔四七〕，
元（其）謹（徵）而不竄（傾）吳（昞）〔四八〕。【七】

整理者注：“忍，读为‘恩’。遜，读为‘袭’。《左传》昭公二十八年‘故袭天禄，子孙赖之’，杜注：‘袭，受也。’”⁶²“遜”当读为“及”，“恩宠不及”即指前文的“不见而没抑不由”。“恩宠”连称，不见于先秦文献，但两汉文献中则多见，由此也可见《邦家处位》的成文时间当非常接近汉代，以战国末期为最可能。

整理者注：“誦，疑即‘谄’字。託，明母宵部，疑读为明母幽部的‘媚’。《逸周书·皇门》‘是人斯乃谗贼媚嫉’，朱右曾集训校释：‘妒也。’甯，从宀，从雨，疑‘扇’字异体，《说文》：‘屋穿水下也。从雨在尸下。尸者，屋也。’”⁶³笔者认为，由整理者所引《皇门》即可见，“誦”当读为“谗”而非“谄”。“託”当读为“譎”，马叙伦《说文解字六书疏证》卷五：“《方言》：‘凉州西南之间曰胶，自关而西曰譎。’胶借为谬，谬从彖得声，彖音来纽，古读归泥；譎从矛得声，矛音明纽。明泥同为鼻音，故譎、谬为转注字，可证譎从矛得声也。”而毛与矛通⁶⁴，故“託”当读为“譎”，《说文·言部》：“譎，权诈也。益梁曰谬欺天下曰譎。从言彖声。”“谗譎”又见上博简八《王居》：“毆欺违谗譎，以堕恶吾外臣。”其书“譎”为“託”，与《邦家处位》同。“甯”当读为“数”⁶⁵，“谗譎无数”即贤良被无数的谗诈恶言所构陷。

⁶²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3页注〔四六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⁶³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3页注〔四七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⁶⁴ 参《古字通假会典》第821页诸条，济南：齐鲁书社，1989年7月。

⁶⁵ 参《古字通假会典》第356页“漏与屨”、“漏与屨”、“漏与屨”条，济南：齐鲁书社，1989年7月。

整理者注：“𧯛，‘征’字异体，《说文》：‘召也。’”⁶⁶“𧯛”当是“证”字异体，此处读为“澄”，训为清，《淮南子·泰族训》：“凡学者能明于天下之分，通于治乱之本，澄心清意以存之，见其终始，可谓知略矣。”“倾侧”即反覆无常，因此“不倾侧”显然是褒义的，对比前文的“有恶哉……有美哉……”可见，上句“有信能巧佞……”描述的是巧佞之人，是此句“有恩宠不及……”描述的当是贤良之人，因为主君无度不见，因而得不到进用，又被无数谗诈恶言构陷，但仍然能保持澄明不会反覆偏颇。

人而不足用（用），告誥（媚）必选（先）𧯛（衛）〔四九〕，誥（守）道寤（探）斥（度）〔五〇〕，寤寤（奠）元（其）倉（答）〔五一〕。

整理者注：“告，控告、揭发。告媚，意近于告奸。《商君书·开塞》：‘故王者刑用于将过，则大邪不生；赏施于告奸，则细过不失。’
𧯛，读为‘卫’。”⁶⁷笔者认为，“人而不足用”当是指臣属不足，“告誥”当是说将这个情况告诉谄诈之臣。“选”当读为原字，“𧯛”当读为“讐”，《管子·形势》：“訾讐之人，勿与任大。”《管子·形势解》：“毁訾贤者之谓訾，推誉不肖之谓讐。訾讐之人得用，则人主之明蔽，而毁誉之言起，任之大事，则事不成而祸患至，故曰：‘訾讐之人，勿与任大。’”字又作“寤”，《左传·哀公二十四年》：“天奉多矣，又焉能进？是寤言也。”杜预注：“寤，过也。”《经典释文·春秋左氏音义》：“谓过谬之言，服云：伪不信言也。”故“选讐”即《管子》所

⁶⁶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3页注〔四八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⁶⁷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3页注〔四九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说“推誉不肖”。

整理者注：“誨，从言，手声，读为‘守’。寢，从夂，采声，即‘探’，《尔雅·释诂》：‘取也。’”⁶⁸整理者别为“託”、“誨”者，笔者认为实当为一字，只是写法略有差别而已。“探”或当读为“諛”，《集韵·盐韵》：“諛，言不实也。”“譎”为欺诈，“諛”为言不实，故“譎道”、“諛度”并言，与前文“倒辞”、“称伪”相应。

整理者注：“𦵏，疑为‘茸’字异体，字在日母东部，疑读为清母侯部的‘取’。或读为从母东部的‘丛’，《说文》：‘聚也。’答，《玉篇》：‘当也。’”⁶⁹“𦵏”当可读为“从”，“从定”传世文献见于《墨子·非命下》：“我以为虽有朝夕之辩，必将终未可得而从定也。”“从定其答”即譎诈之臣通过这种手段获得他所期待的回答。

亓（其）𦵏（遇）於異𦵏（進）〔五二〕，吏（使）人未智（知）曼（得）𦵏（度）之𦵏（踐）〔五三〕，

整理者注：“𦵏，读为‘进’。”⁷⁰“异”当读为“冀”，“其遇于冀进使人”即譎诈之臣如果遇到希望进用臣属（的主君）。

整理者注：“𦵏，疑为‘践’字异体。《礼记·曲礼上》‘修身践言’，郑注：‘践，履也，言履而行之。’”⁷¹“度之”即以度来衡量，“𦵏𦵏”当连读，即“践功”，指合于事功、核定事功，于先秦传世文献见于《墨子·非攻下》：“武王践功，梦见三神曰：予既沈渍殷纣

⁶⁸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4页注〔五〇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⁶⁹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4页注〔五一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⁷⁰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4页注〔五二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⁷¹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4页注〔五三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于酒德矣，往攻之，予必使汝大堪之。”《邦家处位》此处言“未知得度之践功”即主君不知道应该衡量被推举人的事功（是否与推举人的言辞相应）。

𨾏（貢）乃古（固）爲顛（美）〔五四〕，以寢（探）良＝人＝（良人。良人）【八】

整理者注：“𨾏，读为‘贡’，此处指选拔贡士。古，读为‘固’。《公羊传》襄公二十七年‘我即死，女能固纳公乎’，何注：‘固，犹必也。’”⁷²“𨾏”当归上句，前文已言。“古”当读为“故”，训为诈、故意，王念孙《读书杂志·荀子·王霸》“诈故”条：“故，亦诈也。《晋语》：‘多为之故以变其志’，韦注曰：‘谓多作计术以变易其志。’《吕氏春秋·论人篇》：‘释智谋，去巧故’，高注曰：‘巧故，伪诈也。’《淮南·主术篇》：‘上多故则下多诈’，高注曰：‘故，巧也。’是故与诈同义。《王制篇》曰：‘进退贵贱则举幽险诈故’，《大戴记·文王官人篇》曰：“以故取利”，《管子·心术篇》曰：‘恬愉无为，去知与故’，《淮南·原道篇》曰：‘偶嗟智故，曲巧伪诈’，故皆谓诈也。”王引之《经义述闻·大戴礼记下》“以故自说、故其行、故知以动人、以故取利”条：“‘其貌曲姬（各本曲姬讹作固呕，今依新校本改），其言工巧，饰其见物，务其小征，以故自说。’卢注训故为事。家大人曰：‘故，诈也。’下文曰：‘假节以示之，故其行以攻其名。’又曰：‘内诚不足，色示有余，故知以动人。’又曰：‘伐名以事其亲戚，以

⁷²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4页注〔五四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故取利。’皆谓诈也。《文选·景福殿赋注》引贾逵《国语注》曰：‘故，谋也。’《晋语》：‘多为之故以变其志。’韦注曰：‘谓多作计术以变易其志。’《吕氏春秋·论人》篇：‘释智谋，去巧故。’高注曰：‘巧故，伪诈也。’《淮南·主术》篇：‘上多故则下多诈。’高注曰：‘故，巧也。’《管子·心术》篇曰：‘恬愉无为，去智与故。’（尹知章注：故，事也。失之）《庄子·刻意》篇曰：‘去知与故，循天之理。’《荀子·王制》篇曰：‘进退贵贱，则举幽险诈故。’《楚策》曰：‘昭奚恤谓客曰：奚恤得事公，公何为以故与奚恤？’是古谓诈为故也，今俗语犹云故意矣。”“乃故为美”即譎诈之臣于是就诈称自己推举的是贤能之臣。《邦家处位》中“良人”为主君的代称，故“以諛良人”即以此欺骗主君。

……**虞（且）爲兼良 = 人 = （良人〔五五〕。良人）女（如）未行政，**
𨾏（貢）以恂（治）疾亞（惡），坂（返）以爲政。

整理者注：“简文上部残，约缺二十字。”⁷³“兼”读为“佯”，清华简《撮命》已数见，由“譎道”和“佯良人”可知，“探度”、“探良人”的“探”更适合读为“諛”而非读为原字。“政功”又见于清华简《厚父》：“惟时余经念乃高祖克宪皇天之政功，乃虔秉厥德，作辟事三后。”“恂”当读为“怠”，《韩非子·八奸》：“今则不然，不课贤、不肖论有功劳，用诸侯之重，听左右之谒，父兄、大臣上请爵禄于上而下卖之，以收财利及以树私党。故财利多者买官以为贵，有

⁷³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4页注〔五五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左右之交者请谒以成重。功劳之臣不论，官职之迁失谬，是以吏偷官而外交，弃事而财亲，是以贤者懈怠而不劝，有功者隳而简其业。此亡国之风也。”虽然说的懈怠方是贤者而不是《邦家处位》的“良人”，但所述内容仍颇可与《邦家处位》的“良人如未行政功以怠”相参考。“疾”训为恶，《左传·昭公九年》：“辰在子卯，谓之疾日。”杜预注：“疾，恶也。”《楚辞·天问》：“何由并投，而鲧疾修盈？”王逸注：“疾，恶也。”“疾恶反以为政”即恶人就会把持朝纲。

夫爲壽(前)政【九】者，亦元(其)又(有)顛(美)而爲亞(惡。惡)□□□□□□用邇(躡)𨾏(貢)而改〔五六〕，又(有)救於壽(前)甬(用)。少(小)民而不智(知)利政，乃胃(謂)良人出於無尾(度)。

整理者注：“简文残，约缺六字。邇，‘躡’字异体。《礼记·学记》‘幼者听而弗问，学不躡等也’，孔疏：‘躡，踰越也。’”⁷⁴所缺的六字或可补为“而为美，不足于”。整理者所说的“邇”，网友 ee 已指出“还是释为‘遍’好”⁷⁵，所说是，此处当读为“辨”⁷⁶，训为明察，《荀子·富国》：“无它故焉，忠信、调和、均辨之至也。”杨倞注：“辨，明察也。”“救”当读为“纠”，清华简《郑武夫人规孺子》：“老妇亦将纠修宫中之政。”《左传·昭公六年》：“纠之以政，行之以礼。”“辨功而改，有纠于前用”即通过辨察政功来改变这种状况，纠正之

⁷⁴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 134 页注〔五六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 年 11 月。

⁷⁵ 简帛论坛，《清华八〈邦家处位〉初读》帖 0 楼：<http://www.bsm.org.cn/bbs/read.php?tid=4377>，2018 年 11 月 17 日。

⁷⁶ 参《古字通假会典》第 103 页“辨与遍”条，济南：齐鲁书社，1989 年 7 月。

前的用人方式。“小民”指没有远见卓识的臣属。

人甬(用)【一〇】必内(纳)隳(貢)[五七], 蕤能又(有)斥(度)
〔五八〕。既備内(纳)隳(貢)[五九], 政是道(導)之, 戡(豈)
或求讎(謀)[六〇]。【一二】

整理者注：“人用，与前文‘人而不足用’相对应，意相反，即人堪用。”⁷⁷所说不确，“人用”即臣属得到进用，前文解析内容已言。

“纳功”犹言入功、献功、效功，先秦文献多见，如《诗经·鲁颂·泂水》：“不告于讟，在泂献功。”清华简《金縢》：“周公乃纳其所为功。”

《周礼·夏官·槁人》：“乘其事，试其弓弩，以下上其食而诛赏，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缮人。”《商君书·靳令》：“朝廷之吏，少者不毁也，多者不损也。效功而取官爵，虽有辩言，不得以相干也，此谓以数治。”

“人用必纳功”还可与《管子·法禁》：“举毋能，进毋功者，圣王之禁也。”参看。由《管子》和《商君书》皆可见，举贤尚功是法家的显著特征，这与儒家的看重言辞、容仪是非常不同的。

整理者注：“能，指有才能的人，即前文的‘良人’。《后汉书·蔡邕传》：‘越禁取能，以救时敝。’”⁷⁸“蕤”可读为“崇”，《汉书·贡禹传》：“相守崇财利、诛不行之所致也。”颜师古注：“崇，尚也。”

故“崇能”即“尚能”，《左传·襄公十三年》：“其诗曰：‘大夫不均，我从事独贤。’言不让也。世之治也，君子尚能而让其下，小人农力以事其上。是以上下有礼，而讒慝黜远，由不争也。”即“尚能”辞

⁷⁷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4页注〔五七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⁷⁸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4页注〔五八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例。“能”是指才能本身而不是指“有才能的人”，通过之前的解析内容应该已经可以辨明。“人用必纳功、崇能、有度”即臣属的进用必须要有实际事功、要注重能力、要核于法度。

整理者注：“备，《逸周书·大戒》‘援贡有备’，朱右曾集训校释：‘具也。’”⁷⁹因为“人用必纳功”，所以不难看出，“备”当训为咸、皆，《方言》卷十二：“备、该，咸也。”《广韵·至韵》：“备，皆也。”“既备纳功”就是所有臣属都纳功于上。

整理者注：“或，训‘又’。《诗·宾之初筵》‘既立之监，或佐之史’，王引之《经传释词》卷三：‘或，犹又也。言又佐之史也。’（江苏古籍出版社，二〇〇〇年，第三十三页）句意乃否定求谋，暗指应‘以度’。”⁸⁰“或”读为“有”，前文已言。“求谋”是指前文的“民用率欲逃，求旧政”之谋，所以此句并非“句意乃否定求谋”、“无须求助权谋。”而是说如果能度功施政，则民不会“率欲逃，求旧政”。

回顾全篇，不难看出《邦家处位》篇对“度”与“功”的强调是其显著特点，《韩非子》与《吕氏春秋》皆有《有度》篇，《韩非子·有度》言：“国无常强，无常弱。奉法者强，则国强；奉法者弱，则国弱。……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，加以群臣之上，则主不可欺以诈伪；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，以听远事，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。今若以誉进能，则臣离上而下比周；若以党举官，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。故官之失能者其国乱。以誉为赏，以毁为罚也，则好赏恶罚之人，释公行，行私术，比周以相为也。忘主外交以进其与，则其下所以为上

⁷⁹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4页注〔五九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⁸⁰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捌）》第134页注〔六〇〕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8年11月。

者薄也。交众与多，外内朋党，虽有大过，其蔽多矣。故忠臣危死于非罪，奸邪之臣安利于无功。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，则良臣伏矣；奸邪之臣安利不以功，则奸臣进矣。此亡之本也。……亡国之廷无人焉。廷无人者，非朝廷之衰也；家务相益，不务厚国；大臣务相尊，而不务尊君；小臣奉禄养交，不以官为事。此其所以然者，由主之不上断于法，而信下为之也。故明主使法择人，不自举也；使法量功，不自度也。能者不可弊，败者不可饰，誉者不能进，非者弗能退，则君臣之间明辩而易治。”与《邦家处位》比较，所论几乎完全一致，并且“有度”在《韩非子》中几乎可说是一个专门术语，如《韩非子·难一》：“管仲所以见告桓公者，非有度者之言也。”《韩非子·问田》：“此无他故异物，主有度，上有术之故也。”《韩非子·显学》：“世之显学，儒墨也。儒之所至，孔丘也。墨之所至，墨翟也。……以仁义教人，是以智与寿说也，有度之主弗受也。……儒者饰辞曰：‘听吾言则可以霸王。’此说者之巫祝，有度之主不受也。”再看《吕氏春秋·有度》篇：“贤主有度而听，故不过。有度而以听，则不可欺矣，不可惶矣，不可恐矣，不可喜矣。以凡人之知，不昏乎其所已知，而昏乎其所未知，则人之易欺矣，可惶矣，可恐矣，可喜矣，知之不审也。……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，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，然而无所行，教者术犹不能行，又况乎所教？”不难发现，持“有度”说与《邦家处位》也是颇为相近，而在反对儒墨方面，《韩非子》与《吕氏春秋·有度》更是若出一手。因此，反观《邦家处位》篇，虽然整理者在注文中想牵合儒家，但《邦家处位》的作者恐无此意。

《邦家处位》的另一个特点，即美、恶对举，虽然单独看并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地方，但实际在先秦文献中，对应于《邦家处位》美、恶词位的，普遍是贤、不肖，或者善、恶，《邦家处位》在这个措辞特征上，则与清华简《汤在帝门》颇为一致。

笔者在《清华简〈筮法〉解析》中曾提到：“清华简中的多数内容，极有可能原本是楚顷襄王身为太子在齐国作人质期间收集、抄录的文献材料（不过也不排除收集、抄录者是楚顷襄王的随臣）。那么，清华简就当是出土于楚顷襄王即位后所起用的重臣之墓，甚至不排除就是出自楚顷襄王墓的可能。”⁸¹又，已知清华简与子产后学、管子学派及荀子都颇有关系，据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：“荀卿乃适楚，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。春申君死而荀卿废，因家兰陵。李斯尝为弟子，已而相秦。”《史记·春申君列传》：“春申君者，楚人也，名歇，姓黄氏。游学博闻，事楚顷襄王。”可见楚顷襄王与荀子间最著名相关人物即春申君，笔者在《清华简〈子仪〉解析》还提到：“这次会面的结果，奠定了春秋后期几十年间，秦、楚携手消弱晋国的大势。因此上，本篇的记载，对于春秋史研究的重要性，是很明显的。由篇中秦穆公自称‘不谷’，且有‘专心’、‘远望’、‘强弓’、‘游目’等词汇判断，虽然篇中对秦穆公只是称‘公’，但该篇内容很可能仍是战国末期主张连横的楚人所为。”比较清华简《子仪》篇中的“譬之如两犬沿河啜而谿，岂畏不足？心则不裕。……君不尚望邾方诸任，君不瞻彼沮漳之川……君欲乞丹、黄之北物，通之于穀道，岂于子孙若？”

⁸¹ 《学灯》第三十期：<http://www.confucius2000.com/admin/list.asp?id=5953>，2014年4月7日。又，中国先秦史网站：<http://www.xianqin.tk/2014/09/14/260/>。

臣其归而言之。”与《史记·春申君列传》的“歇乃上书说秦昭王曰：……天下莫强于秦、楚。今闻大王欲伐楚，此犹两虎相与斗。……王若不借路于仇雠之韩、魏，必攻随水右壤。”无论是比喻方法还是攻守形势皆颇相类，且无论汉北还是郢方，都不是秦穆公时的秦国实力能索求于楚国的地区，所以清华简《子仪》篇所述形势实与秦穆公时不甚相合。而战国时期白起破郢之前，秦、楚交争的就正是这一区域，秦楚之间旋战旋和，旋和又战，总体上是楚国步步退守，秦国步步进削，使者往来不断，正合于清华简《子仪》篇中楚的窘迫，故推测“战国末期主张连横的楚人”即早年曾使于秦的左徒黄歇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。虽然春申君晚期因楚王之命而主持合纵事宜，但显然并不妨碍其早年出使于秦时或有亲秦观念，所以清华简《子仪》篇，不能排除或就是黄歇的早期作品，《史记》中黄歇上书说秦昭王一节，也完全可以视为以《子仪》篇为参照的一种翻版。笔者在《清华简〈邦家之政〉解析》中据《邦家之政》的内容推测：“《邦家之政》的作者，很可能就是战国后期、末期某位封君的傅。”⁸²又在《清华简七〈越公其事〉第十、十一章解析》中言：“或可推测，清华简《系年》、《楚居》、《越公其事》很可能是同一个人编撰成篇的。考虑到《系年》中时间和历史事件的若干错讹，此人应该没有见过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等书，但能接触到不少片段式的原始素材，此人的受教育程度颇高，却没有任何从军经验，因此应该是一个标准的史官类中高层文职官员。”清华简《系年》、《越公其事》、《楚居》的文辞明显较笔者认为可能是子产后

⁸² 中国先秦史网站：<http://www.xianqin.tk/2019/02/15/707/>，2019年2月15日。

学所作的清华简八各篇皆更为规范流畅，而且为封君之傅不能不习于军事，所以《系年》、《越公其事》、《楚居》各篇编撰者与子产后学《邦家之政》、《邦家处位》等诸篇应非同一作者，那么归结之前的推测，则清华简诸篇是有多种来源的，而其最后或是被战国末期某位封君之傅收藏，该傅是子产后学，而且与春申君黄歇很可能关系密切。